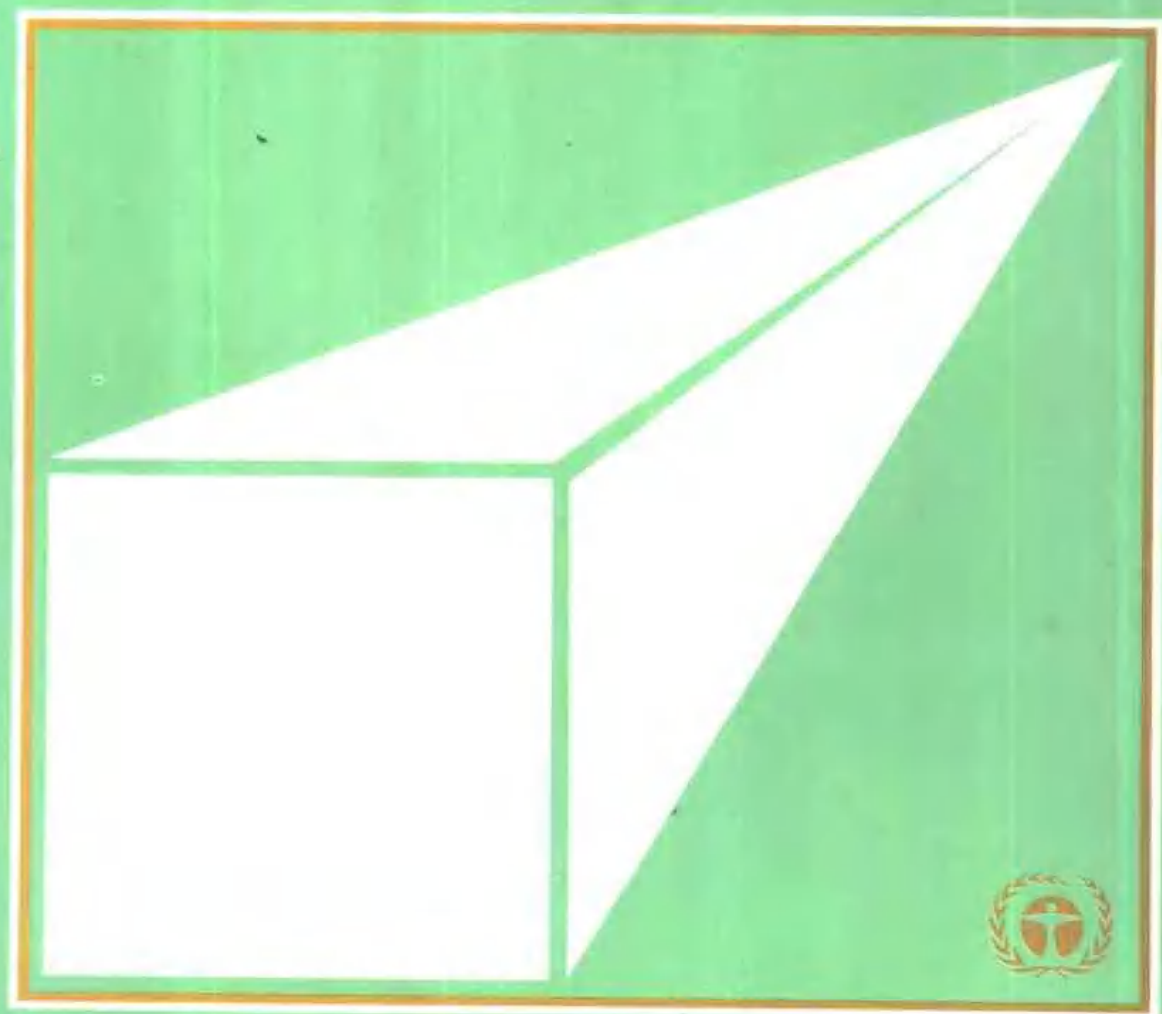


论持续发展

——约束和机会

莫斯塔法·卡·托尔巴



中国统计科学出版社

论持续发展

——约束和机会

莫斯塔法·卡·托尔巴 著

朱跃强等 译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莫斯塔法·卡·托尔巴博士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职的18年间,作者致力于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研究、总结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理论、政策,提出了环境和发展是互相依赖、相互制约的,没有良好的环境即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这一论点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本书是从作者1982年至1986年在各种场合所作的报告、演讲中精选出35篇汇编而成的。本书视野广阔,论述严密,内容广泛、系统,既涉及全球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又有一定时间跨度,对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全貌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指导思想、工作情况和发展方向,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适于从事和关心环境保护工作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环境管理人员及各级决策人士阅读。

论 持 续 发 展 —— 约束和机会

莫斯塔法·卡·托尔巴 著

朱跃强等 译

责任编辑 干海珠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区北岗子街8号

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0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8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10/18

印数 1—2 000 字数 285 千字

ISBN7-80010-950-X/X·500(精)

定价:10.70 元

ISBN7-80010-897-X/X·477(平)

定价:8.80 元

编者的话

若干年来,人类环境的退化一直是有增无减,不但损害了人类的利益,甚至有些地方还威胁到地球生命的延续。

为了应付全球环境退化的挑战,人们需要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不仅是在若干年内能支持人类进步,而且是通向遥远未来人类进步的道路,这就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社会应当采取两项重要的措施:第一,设法恢复已经受到破坏和滥用的环境;第二,审慎地管理好现有的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的承受能量,使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类的基本需要,又不致损害后代需要的环境。

托尔巴博士根据他长期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环境管理经验与他渊博的知识,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实施上述两项措施,以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宏大目标。

本书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版的英文版译成的。第一至三十三篇由朱路跃强翻译,张明忠校订,第三十四篇由吴国贤翻译,张光华校订;第三十五篇由贾竹青翻译,沈建国校订。由于译者与编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1990年12月

前言

在过去15年里,我们对环境和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60年代末,普遍认为这两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想发展,就得降低环境质量,反之亦然。

这样的观点,如今已被环境和发展互相依赖、且实际上互相支持这样的认识完全推翻。现已清楚,没有环境保护,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而没有发展,就不可能保持高质量的环境和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毫不含糊地考虑了发展过程中所依据的各种环境因素才得以长期持续下去的发展。

本书系我在1982年和1986年之间的讲话选集。如预期的那样,在这五年间,我们对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这一理解的演变过程也可从我在这期间发表的讲话觉察出来。综合来看,将本书刊载的我的全部讲话贯穿起来的主要思路是,长期的发展只能通过健全的环境管理来实现,这就是持续的发展,它就是本书的书名。

最后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这些讲话是我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身份发表的。因此,这些讲话主要涉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规划和政策有关的广大领域。为此,读者将会注意到所论及的问题有些重复。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通过细致的编辑工作保持在最低限度。但在有些情况下,如不严重地干扰文字的流畅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希望读者能和我一齐容忍这些。

M·K·托尔巴

1987年2月 内罗毕

致 谢

一些想法和观念往往是在与同事们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本书提到的许多想法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以及世界各国的许多科学家和决策人上。对他们过去和现在继续给予的慷慨帮助和合作,我谨致以真诚的感谢。

我要特别向我的同事和朋友,A·K·比西沃兹博士,表示深切的感激之情。他是英国牛津国际生态模拟学会的主席,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创建以来我的高级科学顾问之一,他协助我挑选和编辑了刊于本书的讲话。

目 录

前 言

致 谢

第 一 篇	环境保护.....	(1)
第 二 篇	环境与发展.....	(8)
第 三 篇	保护环境	(15)
第 四 篇	裁军与环境	(22)
第 五 篇	工程师的环境信息	(26)
第 六 篇	通向无人知晓处的公路	(31)
第 七 篇	恢复荒地	(36)
第 八 篇	把新旧中最好的结合起来	(49)
第 九 篇	希望有新的科技方向是我们的责任	(56)
第 十 篇	两个城市的危险	(69)
第 十 一 篇	使原则起作用	(73)
第 十 二 篇	走向全球更繁荣的明天	(78)
第 十 三 篇	从环境中获益	(84)
第 十 四 篇	海湾地区的环境管理	(93)
第 十 五 篇	在发展经济中的持续发展.....	(107)
第 十 六 篇	沙漠化是能够阻止的.....	(119)
第 十 七 篇	环境影响评价——原则和指南.....	(126)
第 十 八 篇	世界人口增长——我们的危险时机.....	(130)
第 十 九 篇	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护湖泊.....	(140)
第 二 十 篇	全球范围的环保问题.....	(151)
第二十一篇	亚太地区的能源利用与环境.....	(158)
第二十二篇	建立持续社会的前提.....	(165)
第二十三篇	合作保护环境.....	(174)
第二十四篇	环境管理.....	(178)
第二十五篇	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	(182)
第二十六篇	保护臭氧层	(18)
第二十七篇	全球都来关心环境.....	(189)
第二十八篇	危险废物的管理.....	(196)

第二十九篇	妇女与地球的传统.....	(200)
第三十篇	拯救地中海的紧急任务.....	(205)
第三十一篇	资源管理——人类的关系.....	(209)
第三十二篇	二氧化碳和其他微量气体的气候影响.....	(218)
第三十三篇	走出实验室控制沙漠化.....	(222)
第三十四篇	解决非州问题的方法.....	(227)
第三十五篇	环境保护的社会经济效益.....	(232)

第一篇

环境保护

在日本环保局研讨会上的讲话

1982年1月于日本东京

日本的环保问题主要集中于空气和水的污染。这些是日本特别关心的问题，也是日本与世界其他高度发达国家共有的问题。但工业污染只是环境恶化的一个方面；其他国家正面临不同的难于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扩大中的沙漠、热带森林遭滥伐、土壤侵蚀、城市扩展失控、传播疾病的饮水以及能源和粮食的短缺。这些国际性的环境问题对日本也有影响。

在发达国家，环境破坏主要是繁荣带来的后果。而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刚好相反，那里的环境退化主要起因于贫困本身；不象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

贫困把第三世界的人民困在一系列令人忧郁的事件中：在他们仅仅为了满足粮食、住房和取暖的基本需要而作出努力之中，被迫去破坏正是他们未来的生存（以及将来一切繁荣）要依赖的资源。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面前，工业化国家总是不把发生在远方国家的环境破坏看作一个紧急的问题，而把它降到次要的地位。这是很危险的。象日本这样的国家，必须从国外进口几乎75%的木材、近乎全部的矿物、99%的石油和其他所谓的矿物燃料以及大量的食品，会直接受到这些遥远的国度里资源损耗的影响。

如果为了满足日本硬木工业的需求，将一大片热带森林砍伐而导致水土流失，那么，谁来关心这一后果，是日本还是有关的热带国家？答案当然是双方。

这是利害一致的简明例子。比较模糊的也许是这样的事实，随着资源的耗

竭,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害;随着国家更深地陷入债务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贸易壁垒。今天,从事制造业的国家,面临原料供应日益减少和市场日益收缩的双重威胁。

环境运动的目标和南北对话的目标是相同的。隐藏在对话后面的想法是,富国在穷国投资是合算的。这些并非乞食政策,而是国际正义和宽厚的利己政策。

现在已经到了日本将其在解决国内问题中所作相同的承诺和所示相同的决心运用于国际场合的时刻了。日本作出该承诺的机会正在到来。1982年5月,将在内罗毕召开全球环境会议,向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发出邀请。称作“特别会议”的这次大会,已获得联合国大会的赞同,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国际社会在解决共同的环境问题上做得不够所表示的关切。这次“特别会议”的时间正值纪念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0周年。在那次会议上,113个国家宣布了他们“为了现代和后代人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意愿。这次内罗毕会议,将给各国元首、政府高级部长和出席会议的主要国际组织的代表提供十载一逢的良机,把环境问题提到国际行动的议事日程的首位。

那次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了共有100多条单独的建议的行动计划,创建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来敦促各国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为这次内罗毕会议准备了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评述了国际上在实现斯德哥尔摩计划的目标中完成的情况。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中涉及的问题,是与我回顾环境状况的变化、讨论目前的环境状态以及讨论未来的环境趋势和解决预见的问题而建议采用的办法等讲话一致的。

提出一幅过于暗淡的图景,并非我的意图。在过去10年中,已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最为积极的一个进展,就是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国际规模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已缔结了一系列区域性和国际性环境协定,我高兴地注意到,日本已成为他们大部分中的一员。但这只是一个开端,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

去年年底,在前外相小北三郎博士主持召集下,一组日本高层决策人士提出了日本未来环境政策的行动方针。该小组要求日本政府加速努力,防止全球环境进一步恶化。该小组提出的一份阶段报告指出:“由于全球性的环境政策影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因此,保护环境最终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衷心拥护该委员会的这个初步结论,并且,我们期待着日本在内罗毕会议上将之付诸行动。

日本特别关心的一个领域是海洋资源的保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过去10年环境状况变化的评述中特别提到,虽然尚无公海受到严重污染的迹象,但近海水域已暴露在来自工业污染和不合理的发展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中。鱼是日本人主要的盘中餐,这一点应引起巨大关注,因为90%的世界海洋捕鱼量来自近海

水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鉴别出最为危险的区域。我们把这些区域称为“热点”。这些区域往往是港湾、高度工业化的海湾和半封闭海域,如地中海和濑户内海等。斯堪的纳维亚的波罗的海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在过去整个 10 年里,波罗的海底一切生命荡然无存的区域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扩大。象在陆地上一样,我们也可能拥有海上沙漠。

尽管制订了严格的防污染法规,日本仍然为类似的问题所苦。赤潮还在出现,今天的东京湾和伊势湾已被划入世界上受污染最严重的近海水域之列。

日本水域不断受到污染最能说明,一个国家的行动不管如何严密,不管执行得如何得力,也于事无补:原油污染占日本水域污染事件的 75%,原油几乎全部借助黑潮和其他主要公海海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过计算,1970 年到 1978 年之间,就有 100 万吨以上的原油溢漏在全球海洋中。由于目前有许多国家在开发海上石油资源,看来此数字在未来 10 年还要增大。

答案是什么?对于海洋资源——实际上,对于自然资源的每一个方面——我们必须作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决定,使我们对诸如鱼类或森林等所谓“可再生”资源,能够不断地进行持续开发,而对诸如金属矿石或石油等可耗竭或“有限”的资源,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开发下去。

这就是现在通称的持续发展——一项通情达理的经济策略。从一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提出“在无破坏的情况下求发展”的主张,我在这次讲话中所概述的每一个战术解决办法,都是基于这一连续或持续发展的总战略。

各国在未来 10 年里,应优先把更多的力量投入研究环境的每一个方面。不研究,我们就不能作出良好的环境决策。例如,在热带水域捕鱼,大多数都是在不知道多大捕鱼量才能使这些水域维持下去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大部分是由于管理极度不善的缘故,目前世界的捕鱼量已比应捕到的少了 10% 左右。一个可靠的估计认为,如果管理完善,世界的捕鱼量可以翻一番,甚至增至三倍。为了防止进一步下降,日本和其他从事捕鱼业的国家必须遵守合乎科学要求的捕鱼限额。鱼和其他生物资源可以令人惊讶地恢复过来——禁止捕捞欧洲北海鲱鱼,已使这种资源得到恢复,以致现在又可进行有限的捕捞。为了减轻对海洋捕鱼量的压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发展海水养殖和水产养殖。我们的报告特别提到,1978 年中国的人工养鱼场捕获量达 45 万吨。其他国家可以很好地去仿效。

污染控制和渔业管理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性海洋规划”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勒比海、阿拉伯波斯湾地区、亚洲地区、地中海和中、西非的大西洋近海水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成功地说服一些国家——其中一些有很大的政治差异——同意共同环境的“行动计划”。由于日本和其他主要捕鱼国家的鱼

船队往返于其中的许多水域,支持这些环境协定是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区域海洋规划”的第三个重要部分,是保护鱼类和甲壳动物的繁殖和饲养区。除非这些区域——包括沼泽、河口、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等等——得以免遭破坏性的沿海发展,否则,严格遵守捕捞限额和污染条例将没有什么意义。在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张,拟定包括开采海底矿物和建立海洋保护区在内的近海发展指导方针。其他国家应以日本为榜样,参加尚未得到足够支持的国际沼泽地公约。这些沼泽地不但是鱼类的繁殖区,而且还是内陆水系的控制和水禽等的自然栖息地,它们正象油田或工业联合企业一样,也是一个国家资产的一部分。

象海洋环境一样,大气层也是全球关心的课题。我再次回到我的中心议题:虽然日本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数量已经减少,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大部分的地方——其趋势刚好相反。我们知道,由于燃烧大量的石油、煤、页岩油和破坏森林,二氧化碳在不间断地积累在大气层中,但我们不知道这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可能会引起人们所说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日益变暖。而温度上升,势必会改变气候,影响粮食的产量。据大多数能源方案预测,在未来10年里,世界将会燃烧数量更大的矿物燃料——主要是煤,因此,有可能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比以前10年更快的速度不断增加。

燃烧矿物燃料还会将二氧化硫和氧化氮释放入大气层中。虽然这些污染物可以随风从其发生源刮到几千公里外,但最后还是落到地球上,经雨稀释,形成酸雨。酸雨破坏了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的淡水湖。在过去30年里,瑞典的一些湖泊的酸浓度已增加了100倍,而它只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越界污染这类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对臭氧层的威胁,而臭氧层可以保护我们免受致癌的紫外线的辐射。对臭氧层的威胁,系来自喷雾器、电冰箱和其他装置排出的氯氟烃。在现有的检测手段的限度内,我们尚无法肯定指出是否臭氧层在出现枯竭。现在急需的是,将这些不确定性和理论转变成不容怀疑的事实和数字。这只能通过研究和监测来实现。但对某些国家,这种威胁已经到了需要制定臭氧层公约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气层要保持良好的状态,不但取决于有效的污染控制措施,而且取决于能源政策。在过去10年里,世界耗能量增加了1/3,需求量还将继续增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张各国应使用最合适的各种能源方法制定能源政策,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对环境的威胁缩小到最低限度。敦促工业化国家通过节能来节约耗能量。提高能源效率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73年和1980年之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0%,而同一时期耗电量的增长还不到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希望看到能很快研制出合适的符合环境要求的可再生技术,如太阳能、水力和沼气能等。为了满足对薪柴的需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要求确定一个将薪柴植树增加四倍的目标,把它们种在荒地和没有什么农业价值的其他地方。

在未来 10 年里,核能将继续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今天,核动力只满足了全球能源需求量的 6%,而且大约 90%的核动力都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日本产生的。尽管这些国家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各国还是趋向于将核动力继续发展下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未来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研制出安全处置核废料的方法方面。

淡水只占地球全部水量的 0.1%左右。自 70 年代以来,工业、农业和家庭对有限的淡水有了惊人的需求增长。日本对淡水的需求量,在 60 年代中期每天为 5000 万米³,1973 年增加到每天 1.2 亿米³。但在 70 年代末期,由于日本开始越来越多地循环使用废水,需求量又有所降低。但这来得太迟了,未能防止 2%的地面免受下沉的影响。

日本可以通过让外国分享其循环利用技术而赢得许多朋友。象预料的那样,供水问题在干旱地区非常严重;在西亚的一些地方,目前对淡水的需求量很大,以致要把原生地下水都抽出来。

河流流域、地下含水层等,往往为各国所共享。这些共有水资源的污染或耗竭,会成为地区性敌对的根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推动制定国际一致同意的水资源管理指南。还要定期对全球的需水量进行评价。

1982 年是“国际饮水供应与卫生 10 年”的第二年。第三世界人民患的大部分疾病都是由水传播的,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只有 29%享有安全供水。“为所有的人提供洁净用水”的目标,看来到 1990 年也难以实现,但这一点不应抵消坚决执行为实现此目标的各项建议。

过去 10 年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是害虫对农药的抗药性。例如,传播疟疾的蚊虫,又不幸地卷土重来,在北方国家,大多数环境疾病都与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不可接受的污染物浓度有关。日本防止环境健康危害的记录,在这方面是有示范作用的。但再说一遍,在国内的严格控制并不是唯一的答案;最近出现了这样的迹象,有些多国公司为躲避本国严厉的法规而将危险废料输出到发展中国家,那里的控制松弛或根本就没有。

缺乏国际法规的旧话又重新提起。根据美国一政府机构披露,美国进口的咖啡豆中,有一半受到在美国禁用的农药污染。为了处理这类问题,需要有国际化学药品安全方案和更严格地控制废料处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担心,在当前经济衰退的形势下,注意力被引向恶性通货膨胀、贸易赤字、经济增长缓慢和失业率上升等危机问题上,将会牺牲环境保护

的各项规划。发展中国家在急于实现工业化中,对环境保护措施的关注比需要的少。这些趋势看来在继续下去,除非国际社会采取及时和强迫性的行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形成了支持环境保护颇具说服力的新论点。一项损益分析方案表明,环境保护可用货币形式表示。例如,法国一项对 24 种污染物的研究结果表明,1978 年污染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4% 左右,而损益分析表明,最多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的环境保护投资,就可省去该笔损失。其他国家也作了类似的研究,得出的结果相同。

另一项研究——这次是由国际劳工组织进行的——也表明,日本在 70 年代采取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已促使本国的工业对旧的污染和耗费大的工厂进行了更新。结果,该项研究指出,现在的日本工业比其他许多工业竞争国家更加干净、更加有效。

毁林、沙漠化和相关的水土流失,是全球关切的另一些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尽管热带森林的破坏速度在缓慢下来,但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大约 12% 的现有热带森林——即 1.14 亿公顷——将会消失。实际上,森林毁坏的问题比根据卫星图象显示的统计数字可能更为严重;在稀树草原地区,使用简单手斧的村民乱砍乱伐了许多再生植被,而按正常趋势,这些再生植被在成熟林枯死时可取而代之。在肯尼亚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按目前的砍伐速度,该国的薪柴资源将在 10 年内消耗殆尽。

树木覆盖一旦消失,土壤——自然界需费时千年才能形成一铲之深——便迅速地被冲刷或刮走。这些土壤最后成为数以千计的混浊河流中的淤泥,作为“不需要的物质”流入海洋。而这些淤泥还会堵塞水道,酿成灾害性的洪水泛滥。

没有人想给国际社会每年土壤流失带来的损失标出价格标签——它可能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或三倍。作为其国际战略的一部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推动制定全球土壤行动计划。

五年前,全世界对另一行动计划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控制日益扩大的沙漠化。但各国政府没有尽什么力量去执行该项计划,沙漠仍在继续强制付出可怕的代价:目前世界每年有 600 万公顷可耕地转变成沙漠,另外 2000 万公顷在退化。日本非常有条件给世界带头,将防治沙漠化行动计划付诸实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将解决这些陆地问题的办法写进许多文件中,并已分发给各国政府。这些解决办法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它展示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保护生态系统的总计划——中,得到了有力的叙述。

在讨论阻止沙漠化、保护海洋资源等时,我们也在论述人类的生存问题。世界人口已超过 40 亿,而且在进入下一个世纪时,肯定会再增 20 亿左右,需要糊口。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其任务不是增加繁荣幸福,而是提供卫生保健、住房、燃料以及最基本的粮食等这些基本需要。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介绍,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主要耕地已经用光。该组织估计,有多于日本人口四倍的人,长期营养不良。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需要将粮食产量增加 60%。因此,必须研究出对现有耕地更好加以利用的粮食生产方法;必须杜绝可给某些亚洲国家增加 1/3 的粮食收获量的收获后损失;必须保护可以帮助科学家赶在害虫和疾病之前的遗传物质来源的野生生境。

各国还必须改进土地利用计划,以防止耕地的浪费。每年有大约 5000(公里)² 的耕地消失在城市扩展铺砌柏油公路和浇灌混凝土之中。

未来 10 年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满足已超出环境极限的人类住区的需要。过去 10 年,城市人口增加了 4.5 亿,如今已达到 18 亿。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几乎所有这些增长都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今天,第三世界有 22 个城市的人口,达到或超过 400 万,到 2000 年时,将还会增加两倍。1/3 的城市人口住在贫民区或陋屋区,许多城市都遇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生活质量恶化相同的污染问题。

日本正在出现一个让别国分享它解决城市环境恶化问题的经验的重要机会。如果我们还希望改善城市生活的质量,那么各国就必须更多地强调发展和应用合乎环境要求的人类住区、规划、建筑技术和服务设施的制度。

这个讲话概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未来 10 年国际社会将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解决方案全都集中在持续发展这一共同点上。

环境拼板玩具中有一片失却了,这就是:和平和安全。虽然许多军备限制协定证明,广泛存在要求停止军备竞赛的愿望,但军备竞赛仍在加速。当前,世界每年在武器上的花费高达 5000 亿美元。这笔巨款大部分都用来制造更加有效的致命性武器。化学战争给越南红树林造成的破坏,使我们目睹了现代武器所能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化学品已把红树林变成荒地,专家们告诉我们,原子弹所造成的持久破坏也可能没有这么厉害。

日本是唯一曾受过原子弹袭击和知道原子弹能造成荒地的国家。环境破坏的过程能够造成并在继续造成程度相同的破坏,只是可能缓慢一点,但其后果是同样可怕的。

1982 年 5 月,在“特别会议”上,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将获得极其难得的机会,来重新作出他们在对付污染、沙漠化、毁林和其他正在无情地将荒地的边界往前推进的破坏性力量中的承诺。如果日本能把它在解决本国问题中所作的同样的承诺应用于国际场合,那么,日本就能在使这个世界在下一个世纪开始时变得比目前更安全和更繁荣中起重要作用。

第二篇

环境与发展

在日本研究全球环境规划咨询委员会上的讲话

1982年1月于日本东京

我们对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在过去10~15年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在60年代末,看来几乎最进步的看法是:你只能在两者中取其一,如果你想要发展,那么其代价就是降低环境质量。

当我们认识到这两者——环境和发展——是互相依赖的,上述观点就被推翻了。没有环境保护,就不可能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环境保护。

对这一原则的国际认可,是由出席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113个国家作出的。自那时以来,如“生态发展”、“持续发展”和“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等术语,已被广泛引用。但究竟对这些术语有多少理解呢?对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究竟有多深的理解呢?

只能通过健全的环境管理来实现长期的发展。不幸的是,斯德哥尔摩会议后的10年里,公众和相当多的发展决策人并没有认识到或者至多模糊认识到这一点。环境保护论者有责任对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的好处进行解释,并反复地进行解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3年创建以来始终如一的主张是“没有破坏的发展”,并尽力试图以下面的依据来证实它的合理性,即持久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方针是本薄利厚和经济合算的。

自然资源有两类: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可更新资源为象鱼和森林等可生长的资源,或通过自然界不受干扰的活动可加以更替的资源,如土壤或氧

气。只要太阳在继续照耀,给我们提供能量(按目前计算,今后还有 40 亿年左右),这些可更新资源就永远不会用完。

可耗竭资源为石油、煤、金属矿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源都在以比需要更快的速度在耗尽。以生产性而不是浪费性的方式来利用,大多数不可更新资源是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尽管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保护这些资源,但这些资源还是在继续受到任意挥霍。今天自然资源供应日益减少造成的问题是严峻的;但到进入下一个世纪时,即从现在算起不到 20 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比起来就会似乎无足轻重。

日本 1979 年在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上总共花费了约 6000 亿日元,它可以在其海外援助政策上首先考虑环境问题,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恢复可更新资源的基地。主要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已作出这种承诺。瑞典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已采取了类似的步骤。日本应仿效这一榜样。

在全世界实行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就能使发展中国家躲过危机。我们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解决的办法。但这些受到工业化国家榜样诱导的国家,必须表明他们作出了政治承诺,即有政治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

不能把环境归入某单一学科中,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科学。环境同人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每个方面都有关系。各国不能在极力要解决经济衰退的迫切问题的同时,把环境问题降到次要地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在环境运动中的可信赖的合作者,尽快地并在不充足的人力财力的范围之内尽力使各国相信,可以从对自然资源进行健全的环境管理中取得短期和长期的利益。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政治承诺就会同时产生。我们要赢得一个世界。许多丧失了了的就能失而复得。

如果各国作出政治承诺,我们就能阻止沙漠化的继续发展,使已经丧失的地方“重新绿化”;我们就能重新植树,合理利用森林;我们就能防止海洋污染,恢复濒临枯竭的渔业资源;我们就能阻止土壤侵蚀,更好地利用已在耕种的土地;我们就能防止空气污染,改进开发中的城市的生活质量。最重要的是,我们将能战胜贫困这个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

我们必须说服的政治家和其他决策人士,多半没有物理科学的经历。他们往往是经济学家、律师、社会科学家、银行家、商人、规划工作者等等。实质上,这些人不是在考虑到后代的长远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决策的。作出这些决策的着眼点是下一轮选举,或年度决算,或下一届股东会。

一位著名的英国首相对一位同僚政治家关于某一具体策略的长远利益的冗长解说感到不耐烦,竟至于发脾气说:“长远?! 先生们,我们都死光了”。

对环境保护进行投资,现在就可以得到偿还。这就是我们必须使这些决策人和广大公众都了解的信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拥有用于宣传该信息的论据,铁